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古诗考索

程千帆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程千帆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134-4

I. ①唐…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②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6.42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356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1984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古诗考索

程千帆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1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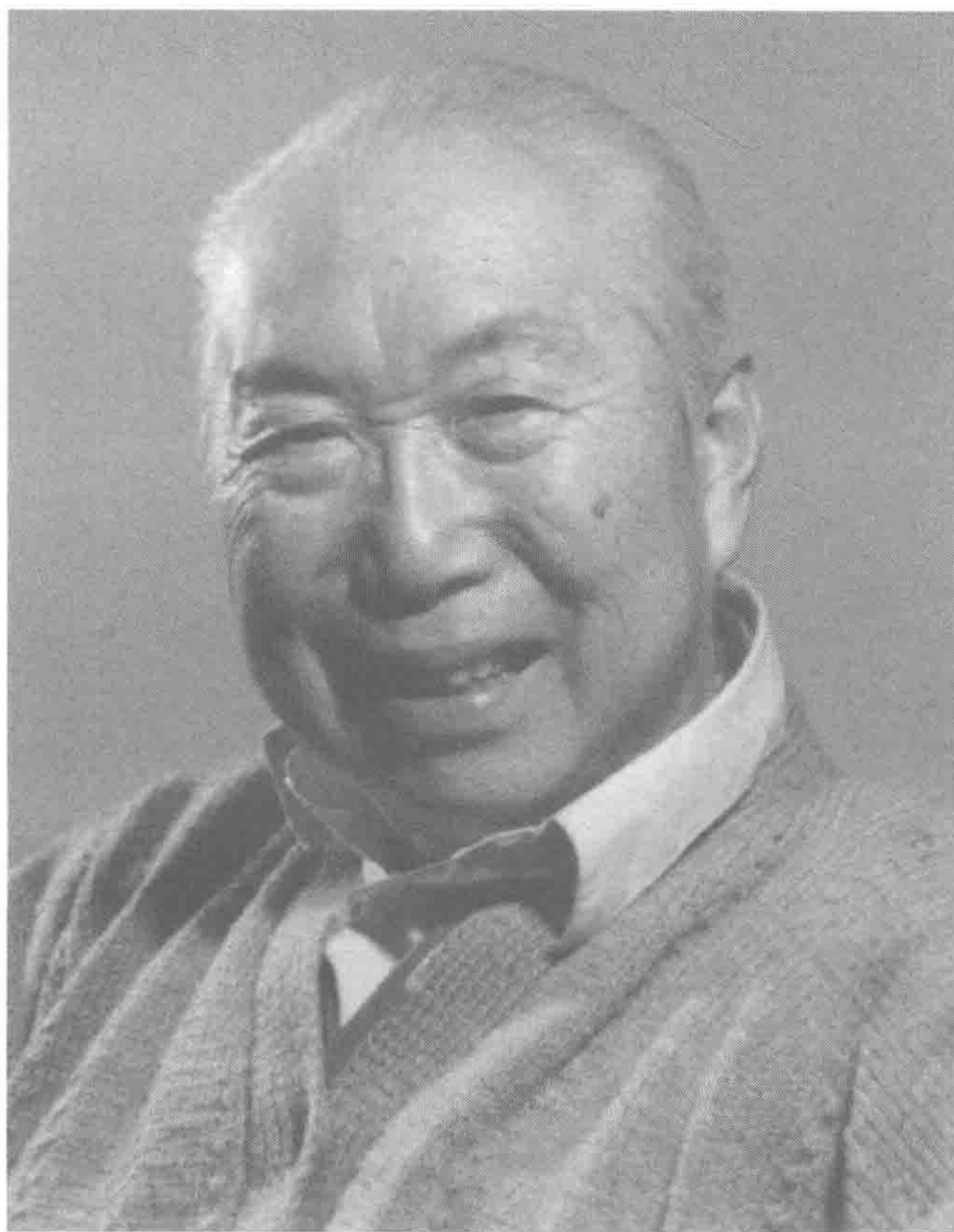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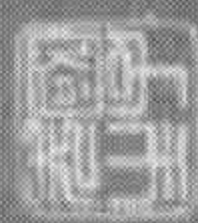
印张 38¼

定价:185.00 元



程千帆
(1913—2000)

兵余少治學南京趙田十餘載
而復來授書大庠六十年中屢
過其地跡其興廢所感尤深走
明祖洪王宮其初起何嘗不肝
食宵衣期有臣嘉意瞻首及上
登大寶常威柄不旋踵而怠荒
自恣屠戮異己自廢基業而黎
庶亦隨之苦辛困頓不聊其生
不亦重可悲夫戊辰孟夏偶陪
匡吳諸老重遊斯園時大雨初
霽晴風颼然小樓燕坐娓娓道
古今事若有所會道其終將完
主其事者屬為文記之因就平
皆所為余有感也以此應不足
文實亦無所記心寧鄉程平慨
贈是書昔年七十有五



作者手迹 (1988年瞻園石刻)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一、问题的提出	3
二、行卷之风的由来	5
三、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	18
四、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35
五、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失	52
六、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	63
七、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	72
八、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	86
九、结论及余论	95

古诗考索

题 记	101
上 辑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102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	129
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	150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167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193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	211
李白《丁都护歌》中的“芒砀”解·····	224
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	236
李颀《杂兴》诗说·····	252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	263
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	275
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	283
读冯至先生《杜甫传》·····	290
韩愈以文为诗说·····	298
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	326
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	341
下 辑	
诗辞代语缘起说·····	351
《古诗》“西北有高楼”篇“双飞”句义·····	379
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解·····	385
附录 阮嗣宗《咏怀》诗初论(沈祖棻遗作)·····	388
左太冲《咏史》诗三论·····	413
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	421
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	433
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	440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	443
少陵先生文心论·····	456
杜诗伪书考·····	471

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	493
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	500
《长恨歌》与《圆圆曲》	504
玉溪诗《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说	507
读《宋诗精华录》	511
补 辑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517
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上 的发言	522
答人问治诗	526
唐诗的历程——《唐诗鉴赏辞典》序言	530
《复堂词序》试释——清人词论小记之一	538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清人词论小记之二	544
读《倾盖集》所见	549
程千帆先生学术年表	徐有富 557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古诗考索》简析	徐有富 581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唐代的进士科举,两《唐书》、《通典》、《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唐会要》诸书已经记载得相当详备。但这些著述大都详于这种制度的叙述和评价,而对基于这种制度而形成的一些风尚,则较少涉及。例如我们在这里所准备加以研究的行卷问题,除《文献通考》曾一引项安世说之外,其余的书里就几乎没有正面地提到过。徐松《登科记考》是研究唐代科举的专门名著,但限于体例,对行卷这种风尚也没有系统地加以探讨。

其次,关于唐代进士科举和文学的关系,前人虽曾经发表过一些零星的见解,而从事较为深入的研究,则实始于当代的学者们。陈寅恪、冯沅君等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列。^①但在他们已经

^① 请看下列文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1944年);《韩愈与唐代小说》(《哈佛亚细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一卷第1期,1936年;译文载《国文月刊》第57期,1947年);《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1955年);《读〈莺莺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又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录);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之关系》(《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8号,1944年);李嘉言《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1948年;又见《古诗初探》,1957年);冯沅君《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文讯》第九卷第4期,1948年);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第一章《传奇小说勃兴三大因素——古文运动、科举制度及佛教影响》(1947年);张长弓《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1951年)。此外,日本铃木虎雄曾撰《唐之考试制度与诗赋》一文,由张我军译载1929年3月30日天津《益世报》附刊,未见。

发表的专书或论文中,也还没有全面地论及行卷这种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

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唐代进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今试将管见述论如次,以求教于对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专门研究的诸位先生和文学史工作者。由于试图将曾在七至九世纪的我国选举史以及文学史上不但存在过而且十分盛行的这种特殊风尚重现在读者面前,举证不免烦琐;同时,由于现存文献及个人水平的限制,立论也不免粗疏。这就希望大家严加指正,继续讨论,以期这个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说来并非无关重要的问题,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

二、行卷之风的由来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①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原来,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的。^② 因为不糊名,所以

① 唐初的科举考试,本由考功员外郎主持,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才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并成为定制。偶尔由其他官员主持,则称为“权知贡举”,表示是一种特殊情况。关于由考功员外郎改归礼部侍郎主持的缘由,据《唐摭言》卷一,“进士归礼部”门的记载,是因为“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篇所记同,盖即《唐摭言》所本,惟“礼部”误作“吏部”。

② 关于唐、宋时代科举考试由不糊名而糊名的情况,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糊名”条及黄汝成《集释》。唐制,举子在礼部通过考试后,称为选人,他们还要在吏部通过一场释褐试,才能担任官职。武后时,曾“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旧唐书·刘宪传》)。“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校复。”(《新唐书·张说传》)随后又“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新唐书·选举志》)。这都是属于吏部考试选人,而非属于礼部考试举子的事。所以顾炎武特地指出:“糊名已用之选人,而未尝用之贡举。”有些著作,如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章第五节“选举”上及陈登原《国史旧闻》卷二十七第三百二十七条“科举关防”都将礼部试终唐之世未尝糊名与吏部试在武后时一度糊名混为一谈,是不对的。